

# 迷上短剧的母亲

谭梓健

母亲迷上短剧，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。起初我并不在意，只当她闲来无事寻个乐子，直到有次回家，见她和父亲举着手机靠在沙发上，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笑意，厨房里锅灶冰凉，我才惊觉事情有些不一样了。

“爸、妈，你俩都还没吃饭呢？”我放下包问道。她如梦初醒，慌忙起身：“哎呀，就一集，看完就做。”那一集之后还有一集，等我们吃上饭，天已黑透了。饭桌上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剧情，说短剧里的女主角如何受了委屈，后来如何扬眉吐气。讲着讲着她眼圈泛红，夹菜的筷子悬在半空。我忍不住笑她：“看个短剧，你还当真了。”她却正色道：“你不懂，这里头讲的是人情世故。”

此后我留了心，发现母亲的生活悄然变了样。

清晨6点多她便醒来，第一件事是摸手机，看看喜欢的短剧有没有更新。买菜路上也戴着耳机，有回差点被电动车蹭到，人家瞪她，她竟浑然不觉地继续往前走。我提醒她注意安全，她点头应着，转头又跟我说：“那剧里的婆婆太厉害了，比我刚嫁过来的时候，村东头那个王婶还难缠。”她说得眉飞色舞，仿佛剧中人就是她的街坊邻居。

最让我意外的，是母亲开始学用各种软件。她以前连微信都嫌麻烦，如今为了看短剧，点赞、收藏、追更，样样拿手。

有一次她兴奋地告诉我：“这个月我攒了不少积分，可以免费看好几集呢！”那神情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。我心里却酸了一下。小时候，母亲给我买糖吃，十块八块的从不犹豫，轮到自己，却连几块钱的剧费都要精打细算。

父亲和我起初是反对的，说母亲整天抱着手机，连电视都不看了。有回父亲唠叨得多了，母亲头也不抬地回一句：“你看你的新闻，我看我的短剧，各得其乐。这不好吗？”父亲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后来竟也跟着瞄了几眼，如今两人时常头挨着头讨论剧情，一个说女主角太傻，一个说男主角不够体贴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倒比从前热闹了许多。

上周的一天半夜，我起来喝水，看见母亲房间的灯还亮着，透过门缝，见她戴着老花镜，手机凑得极近，屏幕上光影闪烁，映着她专注的侧脸。她大概以为我睡了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要是你外婆还在就好了，她最爱看这样的故事。”我愣在门外，鼻子一酸。

原来，母亲看的不只是短剧，那些家长里短、悲欢离合，那些她年轻时没来得及细品的人情冷暖，都借着小小的手机屏幕重新活了过来。她跟着哭跟着笑，是在替自己的岁月补一场酣畅淋漓的戏。而她说“要是你外婆还在”，我才明白，母亲也是一个女儿，也有她想分享却再无法分享的人。

那天之后，我不再劝她少看手机。偶尔回家，还主动问她：“最近有什么好剧？给我推荐推荐。”她便来了精神，从第一集说起，情节人物熟稔得像讲自家故事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她花白的鬓角上，她讲得投入，我听得认真，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温柔地拉长了。

母亲迷上短剧这件事，起初我以为是她的消遣，后来才懂得，那是她与自己和解的方式。屏幕里的悲欢是假的，可她流过的泪和动过的心都是真的。那些短剧，像一扇扇小小的窗，让她在暮年里望见人世的万千气象，也让她终于在别人的故事里，安放了自己漫长岁月中那些未曾言说的情绪。

想来人间最朴素的爱，莫过于我懂得你。她在短剧里寻找安慰，我在她身边看着，这就很好。

## 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### 第十一章

吕思一路向南而行，房婷带着文章鱼和赵宇上紧紧跟随。

吕思自从离开究东山后，经历了太多的人间悲苦，信念被磨炼得愈加坚定，心智被锻造得更加机敏，身上再无初出江湖时的热血莽撞。

房婷自小生活在宠爱之中，眼前又有文章鱼和赵宇上由她任意使唤，因此她的性子越发骄横。她虽然喜欢吕思，但又放不下骄傲的心性，于是就不断地给吕思制造各种“麻烦”，以引起他对自己的关注。

文章鱼和赵宇上见房婷对吕思有好感，心中醋意横生，总是趁这房婷不备欺负吕思。他们俩每日嘲弄吕思，一口一个小淫贼地叫着。

吕思则心如止水，任由他们讥讽，只因他要利用梅松三侠帮助自己找到小塔黄。只有找到小塔黄，他的肩胛骨才能愈合，武功才能恢复，才能替父母报仇雪恨。

羌地原是青衣羌国的属地，青衣羌国被秦国所灭后，羌王率领三万多名追随者，辗转来到红河附近并在这里建国称王。

羌地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，他们友好共处，互不侵扰，以青色为主要服饰。因常年没有战争且农业发达，羌地百姓生活得非常富足。

这一日中午，吕思一行四人来到羌地金沙江附近。此时虽是深秋时节，但是此地依然青草遍地，牧民居住的帐篷沿河而建，绵延数公里。

一个老妇人见到吕思四人后，脸上顿时堆满笑意，连声招呼他们去家中做客。吕思等人早已饥肠辘辘，于是欣然应允。

进得帐篷内，吕思见四壁布置得甚是清洁整齐。北侧是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摆放着茶盘和瓜果。桌子两侧是两把太师椅，右侧太师椅的旁边是一个布帘遮挡的长方形门洞，门洞后面是卧室。帐篷门内两侧分别摆放着一排低矮的长条桌子，桌子之下铺着毛毯。吕思见到室内的家具，立时猜出这户人家来自中原。

帐篷内原有两个孩童在玩耍，见到吕思四人进入，忽地羞涩起来，一齐掀开布帘奔入内室，只是时不时地掀起布帘一角探出头来张望。

老妇笑道：“你们不要见笑，我这两个小孙儿欺生，这儿以前很少有中原人士前来，不知为何这段时日经常有中原之人路过，还都说要去白马雪山找什么小塔黄，几位客官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去找那小塔黄。”

房婷微笑道：“听婆婆的口音应该是中原人士吧？”

老妇道：“姑娘长得漂亮，耳朵也好使。我正是中原人士，原属赵国，后来秦朝攻打我们赵国，我就随同老汉一路讨饭来到这里。”叹了口气又道：“这里的羌王对待百姓非常仁慈，只可惜被秦国一路追杀，逃离至此。幸好这儿的民风淳朴，乡邻们处得都很融洽。”

这妇人素来爱说话，今日见了中原人士话就更多了。

房婷听她夸赞自己，心中高兴，瞧向吕思道：“婆婆问你呢，你是不是也要来寻什么小塔黄？”

吕思向老妇问道：“婆婆是说近期有许多中原人士去白马雪山寻找小塔黄吗？他们都有什么特征，比如衣着打扮，身上是否带有兵刃等。”

老妇瞧向吕思道：“他们穿着打扮各异，不过身上都带有兵刃。”

吕思心感奇怪，向老妇问道：“听婆婆所言，莫非婆婆知道小塔黄？”

老妇笑道：“岂止我知道，我们这儿的人都听说过。白马雪山上生长着大小两种塔黄，大塔黄经常有人去采，但是小塔黄大伙儿都是听人传说，至今没有一人采到过。”

吕思道：“莫非这小塔黄今年会开花结果？”

老妇笑道：“哎哟，这位小哥，我们这儿的人见都没有见过，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花、什么时候结果呀？或许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塔黄，它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罢了！”

房婷瞧向吕思道：“你是不是知道小塔黄今年要开花结果了，快些说与我听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## 一半烟火，一半诗意

乔志兵

有文友刚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微信群里大家都欢欣鼓舞，可文友的一句话却让我目光停下：“相对于发表文章，家里人更关心田间的事，能打多少粮食，今年收成多少。”这句话，将我拉入了深深的思考。

很自然地，我想起了海子的那首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，诗里写：“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。”理想往往很丰满，但现实却骨感得咯人。写作发表，给不了你立竿见影的回报，更不能直接换来满仓粮食。

我们挑灯创作，换来的可能只是一纸退稿信。那一刻，何来成就感？又何来碎银几两？反观田地，那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踏实。你能感觉到麦田的呼吸，闻到泥土的清香。当你捧起自己种的稻谷，那种沉甸甸的喜悦，直抵内心。

而文字又能带来什么？是贫穷的限制，还是墨香里的孤芳自赏？既然它不能当饭吃，不能带来一日三餐，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，只为那发表后的片刻欢愉？这让我想起陶渊明，隐居桃花源，一手拿锄，一手执笔，那是何等的通透。可我们身处尘世，总放不下眼前的繁华。城里人总向往“种几分田地，读书写文”的诗意，却鲜少有人真能熬得住那份清苦。

我们也曾见过蒲松龄笔下，那些被情事牵绊、难取功名的书生；见过范进中举后的疯癫，仿佛一夜成名便能万古尊荣，像中了彩票般走向巅峰。可有多少人，最终活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。说到底，我们终究要关心田地，多打粮食，要让家人的笑容灿烂，让爱人穿上漂亮的衣裳，让日子过得有奔头。这是责任，也是底气。

前几天和朋友喝茶，她的一番话让我豁然开朗。年轻时她酷爱写作，却因拒绝安稳工作，耽误青春而被家人反对，只能偷偷吞咽苦衷。如今成家立业再提笔，家人不仅不反对，反而关心她的发表，夸她写出了大家的心声，鼓励她寻找成就感。她说，她不再迷惑，只是压力变大了。现在的文字，不再是少年的无病呻吟，而是要变得“人间有爱，岁月如歌”。

谈来谈去，其实答案就在脚下。我们既要牵着牛去耕地，让庄稼迎来丰收；也要守住心中的笔，让文字找到归宿。就像陶渊明那样，让文字的收获与食粮的收获一样，让人心旷神怡，香气四溢。

一半烟火以谋生，一半诗意以谋爱。这，才是从内到外散发的、真正的幸福。